

韩钟亮 李凤琪

唐赛儿

新撰

明清传奇丛书

唐 赛 儿

韩钟亮 李凤琪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3印张 254千字

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9,900

书号 10331·247 定价 2.20 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历史小说，写的是明代八十件大事之一的唐赛儿起义。

书中集中塑造了唐赛儿美貌多情、智勇双全、善良义气的巾帼英雄形象；其他义军将领，如鲍琬、宾鸿、牛嫂、董彦皋，以及“牧羊奇叟”等人物的性格，也都刻划得栩栩如生、真实感人。对明王朝内部各色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微妙关系，则写得淋漓尽致、耐人寻味。

历史上的农民起义，多以悲剧为结局。唐赛儿起义却以皇帝遍审“天下出家妇女”未能查出“妖女”的闹剧而告终，加之书中情节大起大落，曲径通幽，更给作品带来了引人入胜的浪漫色彩。

目 录

一	风雪蒲关桥·····	1
二	新婚惊变·····	18
三	天书与剑·····	30
四	“掏豹胆”奇遇·····	55
五	荒寺采药尼·····	75
六	卸石寨会师·····	88
七	奇袭青云关·····	102
八	大难不死·····	125
九	夜宿牛蹄峪·····	139
十	“儒将”丧师·····	153
十 一	重会巫山·····	171
十 二	月有阴晴圆缺·····	184
十 三	永乐遣将·····	207
十 四	周缙招降·····	219
十 五	狱中会·····	237
十 六	林三之死·····	249
十 七	人非草木·····	265
十 八	安丘之役·····	277
十 九	不速客·····	299

二十	生辰忌辰.....	317
二十一	捧天书.....	332
二十二	奇叟羊兵.....	346
二十三	恶报.....	359
二十四	稚童赚总兵.....	374
二十五	神火.....	389
二十六	结局.....	406

一 风雪蒲关桥

公元一四一九年（明永乐十七年）的隆冬腊月，大清河两岸飘起了一场大雪。先是盐粒般的霰，继而鹅毛，最后大团大团的棉絮，无休无止。放眼望去，漫天皆白，只有大清水显出一段段浓重的黑颜色。

大清河是山东境内的主要河道，西通济南，东连渤海。若在平时日子，篷帆舟楫往来不绝，号子渔歌彼伏此起，是很有一番热闹景象的。

蒲台县城座落于大清河的南侧，水陆交通方便，虽处不毛之地，也并不显得寂寥。如今，它却象一座孤坟，遭受着风雪的肆虐。风雪稍松的时候，依稀能看到城墙，同时听到如呻吟般的梵寺钟声。

这天的后半晌，风雪中隐隐传来人喊马嘶。溯声望去，在大清河的蒲关桥上，现出一队人马。他们总共二十余人，当中五、六个公差，身穿“青州府衙”号衣；其余的十几名伏役，正将一辆三套马的箍铁木轮大车，往桥北首的河堤上推。车载太重了，轮轴嘎吱吱叫，马匹呼哧呼哧喘。伏役们的背脊弯成了弓，看不见脸，只能看到脏破的幞头或蓬乱的头

发。一条条瘦腿颤抖着，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辙印和足迹……

这些人的家乡，在青州府益都、临朐两县搭界处。那儿的高山得天地灵秀，生成一种世间罕见的珍石，叫红丝石。此石质硬而细，颜色浅红，纹理呈丝状，故而得名。用红丝石制作的红丝砚，堪称砚中佳品，誉满天下，魁夺齐鲁。红丝石产量极少，而块大者尤其难寻。可这辆车的木箱里，就装有一块长宽各丈余，厚足尺五的红丝石板。石板上镌刻着九条飞龙，动态各异，有鬼斧神工之妙。它们与云霞、海浪构成一组精美合谐的图案，围绕着“永乐升平”四个斗大的篆字。这便是青州知府周缙向北京新皇宫贡献的礼品——“九龙御石”。

“九龙御石”价值连城，可在拉车的马匹眼里，它却跟普通石头毫无二致。眼下，马匹已经很累了，浑身湿淋淋的。突然，辕马失蹄，跪倒在地，两匹长套也相继打起了趔趄。这几头牲畜干脆松驰了筋骨，木然地盯着漫天的飞雪。

于是，那两个一人多高的木轮开始慢悠悠往堤下滑将起来。伏役们慌了，有的用肩胛死死抵住两辕，有的拚命帮马匹拉直绳套。公差们的脸全吓白了，他们大喊：“顶住！死劲轻住！滑下来一律杀头！”同时将皮鞭没头没脑地朝伏役身上抽。驭手焦急万分，只好用长鞭狠抽辕马的耳尖。没有灵性的牲畜却变得更加木然，后来索性合上了眼睛。

大车继续往下滑。更糟的是，车尾偏离了方向，滑向蒲关桥下。公差们想帮忙，只恨插不进手。喊哑嗓子的押解官倒急出了一个注意。他抬起脚，照准车后一个老民伏右腿腕

猛劲一踹，老民伏扑通倒在地上。刚要爬起来，车轱辘却已经碾到腿上……大车在他身上颠了两颠，总算停住了。

有个十岁上下的小男孩惊叫一声：“爹……”朝老人扑过去。众伏役见人命关天，慌忙掀车尾，撬车轮。不料押解官吼一声：“休动！就令他垫在这里！”

民伏们见押解官竟拿活人垫车，一个个眼喷怒焰，手攥铁拳。公差们见事不妙，忙抽刀出鞘。于是，这边一溜拳头，那边一排钢刀，眼看就要有一场血斗！

这时候，忽然从公差们背后传来一声吆喝：“与我闪开！”随着喊声，桥上出现一个青年男子。他走到大车后面，蹲下身，背朝后，双手反扳住车底盘，咬牙运劲，面容憋成紫红，大吼一声：“嘿——嗨！”车轮居然悬空起来！

旁边有个伏役眼明手快，就势从轮下拖出受伤老人。青年把车一放，疾速抽身，闪到一边。公差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就听到咚的一声巨响，众人全给震得头晕身麻。等清醒过来仔细一看，原来大车撞到桥头上，硬是把一个大石狮撞翻了。车帮、车轮也已破碎，护石的木箱炸裂开来，那块价值连城的“九龙御石”，已经从中间的“乐”字上断成了两半儿！

伏役们呆怔怔地盯住这位青年，他眉目英俊，虎背熊腰，穿淡紫盘领袍，系鹅黄色围腰（俗称“腰上黄”），足登牛皮直缝高靽靴，肩上斜背着包袱。

押解官半晌醒过来，喝一声：“抓住这小子！”挥刀砍来，青年汉子躲闪过，反手抓住押解官的手腕，微微冷笑：

“请问老爷，我救人性命，犯的是哪条罪？”

“你小子算活够了！可知毁了我家知府爷向当今万岁进贡的‘九龙御石’？”

“啊，贡品？”青年汉子自知祸闯大了。

押解官气急败坏，刀背朝青年汉子的脊背上狠狠地砍去。这当儿，不知从哪飞来一个雪球，恰巧打在押解官的脸上。雪球炸开，糊了眼睛，恍惚有个黑影儿，蝴蝶似地飞来，悄然落在地上。

原来是个姑娘。农家打扮，不高不矮，胖瘦适中，一双杏眼炯炯藏神，两道柳眉透出英武之气。她身穿紫罗袄、红纱裙，腰束黄绢带，乌发挽成大双鬟，用一根猩红绢巾松松地扎着。纷纷扬扬的雪花映衬着红扑扑的脸儿，象琉璃世界乍放一朵红梅。

押解官于惊愕中怒气烟消云散。那一双贼眼带着钩儿盯了半天，不怀好意地问：

“你何人？要干什么？”

姑娘斜睨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放了他！”

“什么，你吃灯草灰了？这小子是你什么人？”

“俺与他素不相识”。

“是吗？”押解官酸溜溜地盯住她，嘿嘿一笑，“啊，美人儿！我看这事好商量。只要你伸出纤纤素手，让咱老子亲上那么一亲，咱就放了他！”

“你这话可是当真？”姑娘不但没生气，脸上反倒出现了好看的笑靥，并且伸出了一只修长而秀美的手。

押解官神魂飞荡。他眼看就要把那只勾魂摄魄的手捉住了，可那只手倏地闪开，倒揪住了他的胡子。姑娘就势往胸前一拉，再一推，然后松开手朝他嘴巴上狠狠地一掌。押解官扑通倒在地上，叫喊了几声，吐出两颗带血的门牙。

押解官恼羞成怒，举刀砍去。姑娘身儿不动，眼见得刀刃就要落到头上，才突然伸出手，侧身抓住押解官的腕子，只轻轻一捏，押解官就觉得骨酥筋麻，钢刀当啷落到地上。

姑娘伸出左脚踩住钢刀，右手朝石栏杆一指，对那些吓呆了的公差说：“你们的脖梗儿可硬得过这桥栏？”她立起手掌朝桥栏狠劲一砍，噔啷一声，石条当即断为两截！再看那姑娘，面不红气不喘，手掌往公差们眼前一伸——啊，竟无一丝伤痕！

公差们吓得面如土色，舌头伸出老大，半天缩不回去。此时，姑娘已用脚尖挑起地上那刀，抓在手里，摆出格杀的架式。公差们情知不是对手，犬奔豕突般地逃走了。

姑娘忙给那过路青年松了绑，又去探视受伤老人。老人右腿血肉模糊，股骨已经粉碎。他面如白纸，爹啊娘地呻吟嚎叫。身边的孩子更是呜呜哇哇哭个没完没了。姑娘鼻子一酸，禁不住落下两串晶莹的泪珠。她忙将老人轻轻扶起坐好，又扯下自己那方猩红色头巾，麻利地给老人包在伤腿上。怎奈头巾小，她对包扎结果不甚满意，就又摸摸自己的裙子；可又不好意思，只好遗憾地摇摇头。此时听得哧的一声，有只大手递过一片布。她抬眼一望，见是刚才救人的青年把布衫下摆扯掉了半截儿。两双眼相对，姑娘脸蛋儿微微

一红，忙低头继续为老人包腿。

待包扎完毕，姑娘自然要打听老人的身世。一个民伕代答说，他叫耿四，青州府益都县人，老伴已死，膝下只有这个孩子，名唤童儿。他家穷得地无一垄、房无一间，只好给一户姓陈的老爷当佃户。前些时官府抽丁伐木运石，也派到陈老爷家。但按规定，“田多丁少者以佃人充伕”，陈老爷就让他带着孩儿充伕，给官府运石。千里迢迢，路途漫漫，老人本来就是硬撑苦挨，如今又丢掉一条腿，即便不死，往后可怎么活呀！

那民伕叙说耿四身世的时候，耿四哭得死去活来。众民伕各有自己的苦情，如今被耿四勾起，也都哭成了泪人儿。

姑娘这时却不流一滴泪。她脸阴沉沉的，眉峰蹙成一个“川”字。沉默了一会儿，蓦地朝众人喊道：“哭、哭，就只会哭！眼泪能当得了什么？”说着，把手伸进衣服里摸索，脸转向耿四：“这位老爹，俺今没啥可帮的，身边只有几钱银子，你拿去……”可是，手伸出来时，竟空空的，红着脸低下了头。众人知她身上并未带钱，就各自掏自己的腰包，然而都不过几枚铜钱。

这姑娘眼也尖，嘴也利，冲着过路青年身上挎的包袱就说：“这位大哥可是有钱？暂借俺用一用！”

青年登时拉下脸来说：“不借！”

“你……”姑娘一听，来了火气：“哼，想不到竟这般小气！”

青年冷笑道：“我怎地小气？你说那‘借’字可不噻

人吗？好象你是济助穷人的侠客，俺倒是吝啬腌臢的小人！”说罢，将包袱哗地往地上一抖，除几件衣服外，全是雪花银，约七、八十两。

姑娘立时回嗔作喜：“不是瞧不起你，实因你是过路客官，身边一时断不得盘缠。俺家就在前面，待会儿跟俺拿钱去！”

那青年也笑了，露出两排白净的牙齿。心里暗想：这大姐也忒大方！想你是女子，俺是男人，非亲非故，素不相识，就跟着你往家走，可不怕人家说闲话！他想是这样想，却谢那姑娘：“不必了，我自有办法！”

姑娘点点头，投去赞许的目光。又对众民伏道：“眼见得御石已坏，你们脱不了问斩之罪。依我看，还是快逃命吧！只一件，这老人和你们一起出来的，可不能撂这儿不管！”

众人齐道：“俺们虽不及你二位豪义，却弄好也是个人呀！没说的，纵是背也背他回去！”

背到不必，放着有马为何不用？”

姑娘说罢，招呼众人卸下拉车的马，把耿四扶到马上，又让一人上马护持着。安排妥当，姑娘说：“此地不可久留，快走吧！”

耿四在马上涕泪交流：“敢问二位恩人高姓大名？日后定当图报！”

姑娘朗朗一笑：“若问俺的名儿，白——莲——教！”

青年先一愣，转而接着说：“俺跟她一样！”

姑娘眉儿一挑，眼儿一眯，咯咯咯地笑了，好象在说：
“我猜着你也是！”

众民伏渐渐远去，蒲关桥上只剩下年纪相仿的一男一女。青年顿时羞涩起来，眼儿不敢正经八板地瞧那姑娘。姑娘却颇大方，闪动着杏子眼，重新将青年细细打量一遍，忽然严肃起来，问道：“客人来自何方？”

青年刚要直答，忽又悟道：这是向我盘道呢！于是庄重地回答：“净土白莲池！”

“何人派遣？”

“无生老母。”

“来此何干？”

那青年压低声音：“除‘牛八’（指朱明王朝）救黎民！”

姑娘见他应对如流，相信是教内的人，脸上就浮出了笑模样。青年朝她深深一揖，彬彬有礼地问道：“请问教姐尊姓大名？”

姑娘却调皮地睨他一眼：“先报报你的名儿吧！”

“在下姓林名三，字志雄。”

“怎么，你就是林三，林传头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不知怎么回事儿，姑娘脸上又红了一红。先前那种泼辣、豪爽劲儿忽然消失。她低了头，脚儿碾着雪，舌头好象也不好用了：“嗯……你……你来此究竟……有何贵干？”

这么一来，林三更窘了，也成了结巴：“这……教、教内之、之事，须面，面禀陈、陈谭师尊。教姐可知……师、

师尊住处？”

“跟俺……走吧！”

这时，天不知不觉黑了下来，风略微减弱了，雪下得时紧时松。他俩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南走，自然是姑娘在前，林三在后。走了一程，林三不禁暗暗称奇：这教姐的腿脚怎地这般利索？凭我个男子汉，竟有些跟不上呢！想到这里，大着胆儿偷眼一瞧：哟！原来竟是一双大大的“天足”！满世上凡长成的女子谁不缠足？而今竟碰上这么一位大脚姑娘，可也真算“开了眼界”！他又忽地想到自己堂堂男子汉竟偷看女人的脚，这是极不规矩的事儿！脸上忽一热，心也蹦蹦跳起来。说也巧，姑娘偏偏回头瞟了他一眼。林三赶紧收回目光，加紧脚步。一面又胡乱地想：她看上去如花似玉，想不到竟有如此高超的功夫！适才幸亏遇上她，若不，我性命也就完了……想着想着出了神，脚下被什么东西一绊，差点跌倒。

二人穿过几座干苇塘，进了个不大的村子。拐弯抹角来到个土墙圈起的院落，姑娘说了句“师尊就在这里”，随即推开柴门。

林三进院之后，听北面屋里有人大声讲话。声音苍老，却还洪亮，那话略有些文绉绉的：“……凡我教之人，皆生于天宫，同为无生老母儿女。不分男女老幼，皆应一律平等……理应同生死，共患难……不持一钱可周游天下……”

林三顿觉心头一热。他听出讲话的人正是教首陈谭。断定师尊正向新教徒宣讲白莲教义。他赶紧整整衣冠，小心翼

翼地走进屋去。

屋内灯烛昏黄，烟雾腾腾，信徒们盘腿挤坐在地上。人前设了香案，供一尊无生老母铜象。香案边站立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，身躯伟岸，二目矍铄，这便是陈谭。林三找个地方悄悄坐下，又听陈谭讲道：“如今‘红阳’当尽，‘白阳’当兴……可恨‘牛八’，往昔也在我教，后却叛逆，竟屠戮我无辜教徒。当今只知修宫筑殿，享人间之极乐，而陷百姓于水火。贪官污吏，横征暴敛，多少人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？我教之人，理应揭竿而起……”

讲到最后，陈谭喊起来：“不平人杀不平者，杀尽不平方太平！”满屋的人也一齐跟着喊：“不平人杀不平者，杀尽不平方太平！”声浪嗡嗡隆隆，震得窗户纸抖动不止。

讲道完毕，教徒们慢慢散去。陈谭身边只剩了领林三来的那位侠女，还有个瘦黄面皮、商贾打扮的中年汉子。林三赶紧趋步上前，颤抖抖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撩衣下跪，行四拜之礼。

陈谭见是林三来了，十分高兴，哈哈笑着说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！”接着又将林三引见给那黄瘦面皮的商人：“啊，这就是我日常说过的你四师弟林志雄……”

“哎哟，原来是师弟呀！”那黄瘦面皮喜眉笑眼，讲了几句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幸会幸会”的客气话，接着又自我介绍道：“敝姓任名全，小字云鹏。”

“啊，不知是二师兄……失敬！”

寒暄过后，落座用茶。陈谭手捂茶盅，笑咪咪地瞅了林

三好一会儿，问道：“路上可还顺利？”

林三点点头，说：“也多少出了点事儿。”就把蒲关桥上的事儿约略叙说了一遍。

陈鐔微蹙眉头，沉思起来。这时任全朝着斟茶的姑娘挤眼儿，笑道：“原来二位早就认识了呢！”

林三道：“只是不曾拜问教姐高姓大名。”

任全拇指一竖：“嗨呀，你可真是！她不就是江湖上有名的唐三姐唐赛儿嘛！”

林三又惊又喜：“原来却是五师妹！我说呢，果然名不虚传！”他转过脸，想再仔细看看那位名震大清河、艺压滨州地的侠女时，唐赛儿已经掀起门帘，倏地不见了。

陈鐔四方传道布教，势力发展迅猛，手下有得意大弟子五个。他们是：莒州的董彦杲，滨州的任全、唐赛儿，益都县的林三，安丘县的宾鸿。董、任、林、宾，皆为一方的“传头”。独有唐赛儿例外，教内并不担任什么职务。可是陈鐔特别喜欢她，好多事委她去办，重要的事都跟她商量。任全有时候开玩笑，说唐赛儿是教首的“女谋士”。林三长居益都，从未来过蒲台，也就难怪他对任全、唐赛儿不熟识了。

这时候，陈鐔忽然问林三：“志雄，你可知我叫你来，所为何事？”

“弟子不知……可也能猜个差不离儿。”

“噢？说说看”

林三先机警地瞅瞅窗外，又压低声儿说：“师父可是要弟子亮旗揭竿，举义造反？”

“哈哈！正是这个意思！”

陈鐔呷口茶，摸一把唇髭，收敛笑容，严肃地说道：“志雄你也知道，莒州那边，你大师兄董彦皋，几年前已经拉起千把人的队伍，闹得莒州千户孙恭惶惶不可终日。安丘那里，你四师弟宾鸿，九月里曾有信来，说也有了五百余人，已在摘月山安营扎寨，竖起了红白大旗。现在就剩下滨州和你那里。为师看来，时候也到啦！”

任全接上话茬说：“师父想叫我俩年节闹腾起来，彼此有个呼应。你看如何？”

林三将茶盅往几上一墩，两眼熠熠闪光，说道：“正该如此！我前几天还跟副传头郝允中合计过，现今教里人多了，不必偷偷摸摸、小打小闹了……眼见已经擦过了腊月门儿，离年节没有多少天了，如师父别无他事，弟子明日就返回去！”

“哈哈！你也是个急性子！”陈鐔又笑咪咪地打量着林三，说：“你这回来，为师另有件大事，……哎，云鹏，看酒菜可是好了？”

任全连门没出，只是掀起门帘，朝厨房里吆喝：“师妹，上酒菜！”

赛儿在外面应道：“你自己出来端！”

任全朝林三笑笑，说：“她是认生哩！”

任全只好自己端来酒菜。无非是几样寻常菜肴。唯有那盘大清河鲤鱼象样儿，可又偏偏放多了盐，使鲜味儿大减。

“唉，师妹白白是个女子！要说厨饪上的功夫，贼，连我都不如！”吃起来后，任全摇着头说。